

廣陵禁烟記

李真



内 容 提 要

新编扬州评话《广陵禁烟记》通过“七·七事变”前扬州（古称广陵）一场禁烟事件，暴露了旧社会官场的黑暗，颂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。新任县长麻震江相信了蒋介石“新生活运动”的骗局，在扬州认真禁烟。家住扬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伯龄假意支持，借麻震江之手除掉上海青帮贩毒集团在当地的代理人班兴，进而迫使麻震江就范，独霸扬州贩毒市场。扬州中学师生孙志文等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发动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抗日救国、反对贪官污吏借禁烟营私舞弊的示威斗争。书中揭露反动官吏的残暴、贪婪、尔虞我诈、荒淫无耻颇为淋漓尽致，表现下层劳动人民和进步学生的反抗精神生动而感人，抒写风土人情也富有地方色彩。

广陵禁烟记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4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.75

198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10227.047 定价 0.90 元

目 次

第 一 回	捉鬼求鬼县长言志 将计就计中委耍奸	(1)
第 二 回	走街市常济传行阴 撞牢门汪化灰撒泼	(16)
第 三 回	贫儿院弱女诉苦情 瘦西湖难妇唱哀怨	(30)
第 四 回	拦车探风班兴扬威 献册观色科长用计	(67)
第 五 回	假演习古城布大兵 真行动新官捉烟鬼	(85)
第 六 回	禁烟所前泼妇哭唱 斗鸡场内恶棍施恩	(102)
第 七 回	花友武定计赚尚四 徐敬朋炫武捉班兴	(119)
第 八 回	有心颂德商会送匾 无意捧场学联呈书	(156)
第 九 回	吐内蕴执厨慰亲夫 埋伏笔设宴收干女	(179)

第 十 回	激民情广陵焚毒品 振官声江都杀烟犯	(195)
第 十 一 回	误入迷楼论今谈古 暗潜监狱串供结盟	(210)
第 十 二 回	麻震江激愤训劣员 花友武施诈审刁妇	(233)
第 十 三 回	一纸公文金龟吞钩 几番牌局玉兔入笼	(256)
第 十 四 回	十字路口县长迷路 绣花枕上夫人指津	(273)
第 十 五 回	报私仇常济传使坏 验烟瘾牛有余发财	(291)
第 十 六 回	八卦阵中特工丢丑 大汪边内党棍现形	(309)
第 十 七 回	孙志文城乡撒火种 麻震江扬中遇劲敌	(328)
第 十 八 回	惊学府赤子赴国难 闹古城民众讨权奸	(350)

第 一 回

捉鬼求鬼县长言志 将计就计中委耍奸

礼义全丧尽，廉丢耻也抛。旧门楼上挂新标，禁吸烟泡，委员长号召。明打明虚火，偏偏要旺烧。贪功名碰壁弯腰，学不成人形且效狼嚎。

这首南歌子，说的是抗战前夕发生在扬州的一段故事。一九三五年秋八月，新任江都县县长麻震江，上任就在扬州城里放了三把火。这三把火整整烧了半年，烧得全城的烟鬼子东躲西藏，烧得大家小户一看到禁烟官员就肉跳心惊。烧到最后，麻大县长自己也弄得云里雾里，昏天黑地，不晓得怎么样子收场。要问他在扬州城里怎样禁烟的，各位先喝口茶，听我慢慢细说。

麻震江是河北保定人氏，他家境贫寒，小有聪明，靠其父生前好友资助，在旧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，又参加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，成绩优异，被推荐到江苏省江都县来当县长。江都是一等大县，县府所在地扬州，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，渔盐荟萃，名流云集，风景清秀，文化发达。古人赞誉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，虽属夸大之辞，但境内物产丰富，钱粮充足，确是实情。这样一个肥缺，怎么轮到

他来接呢？这件事一般人就不知情了。原来这个江都县是个出大官儿的地方，当时的中央委员就出了三个，省党部、省府的要员更多。小小一个县长，名为父母官，实为大员们的看家奴，稍有差错，用不着中委出面，只需扬州城里一班大爷们出个头，弄张状词递上去，就请你拍屁股滚蛋。民国以来，历任县知事、县长，多数未能满任，故此没有硬铮靠背的角色，根本不敢赴任。前任县长杨剥皮，虽是周佛海的老丈人，终因劣迹累累、声名狼藉，被轰走了，无人敢来接差。齐巧此时麻震江经诠叙部推荐到省，省府主席陈果夫心想：就是他吧，让他先去搪一阵，等有了合适的人选，再把他换下来。陈果夫是这么想的，扬州人不晓得，还以为麻震江是C·C系统的亲信呢。麻震江也不明内幕，以为自己是硬碰硬靠学问考出来的。

麻震江到任时，已经是一九三五年秋天了。正遇上蒋介石提倡“新生活运动”的周年纪念日，他一到任，见扬州城的“新生活运动”锅不动，瓢不响，连个国民大会也没开过。麻县长年少气盛，满头脑子的“效忠党国”，看到这个情景，火冒三千丈：蒋委员长的训示当耳边风，这还了得！我既主政江都，理应效忠党国，岂能让这班庸碌之辈敷衍塞责。上年四月，我拜读过委员长所著《新生活纲要》，至为敬佩。想我中华古国，近百年来，屡受西方列强欺凌，根本原因，在于礼义不张，廉耻丧尽。蒋委员长在纲要中对恢复礼、义、廉、耻所开列的各条措施，确实切中时弊。如果全国都能依此办理，必能强民富国，振奋精神，尤以禁烟一举特别紧要。试想想，自从鸦片这个害人的东西传到中国来，白花花的银子象潮水一般淌到外国去，弄得国家财源枯竭，民生凋敝，一切寡廉鲜耻的事儿由此

而生。这种祸害如不禁绝，要想恢复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实在是万难万难。现在委员长既有训示，我正好从这桩事情做起。我从小就仰慕林则徐，虎门销烟，名垂千古。我幼读圣贤书，所为何事？如果连这种事也做不好，而今而后，岂能无愧？对，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第一把火就来烧大烟，惩办几个大烟鬼子，为国去耻，为民除害，然后再整饬地方，改革弊政，使我主政的地方有个新生活的样儿。

麻震江也晓得，要在扬州禁烟谈何容易。他听人说，扬州人把门框子狠，专门欺生。他想：这一点我不怕，我只要为官清廉，不留把柄，决不畏惧有人诬陷。不过有一点我不能大意，我听说扬州的烟民很多，有不少达官显贵也染有这种恶习。扬州人在国府各院、各部以及军界服务的人很多，他们的眷属又都住在城内，我料定这些人中，必有吸毒之人。我要在扬州禁烟，有很大的困难，若能找个在地方上说话算数的人，支撑我一下，替我压压阵，这件事才能办得既漂亮，又顺当。找哪个呢？对了，找汪伯龄。

汪伯龄是什么人？扬州城里的第一号大亨，现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、长江要塞司令、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，兼职兼薪，一个月的薪俸几千块。他不但官儿大，而且资格老；不但资格老，而且后台硬。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同盟会时，他就入了会，当时他在日本振武学堂习武；黄埔军校创办初期，他是教授部长，是闻名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；北伐时是第一军总预备队的司令，看这资格老不老？他是蒋委员长母亲的干儿子，是蒋委员长在日本义结金兰的小阿弟，看这后台硬不硬？麻震江想：扬州城里没哪个敢与汪中委翻腔，找他

撑腰禁烟，谁敢刁难梗阻？

他想找汪伯龄撑腰施政错不错？一点不错。扬州城有三个中委势力最大。三个中委之中，洪中委、叶中委虽有势力，却无法与汪伯龄相比，他好比是中委的中委。麻震江要想在扬州站住脚，找汪伯龄撑腰，只要中委大人允口，不要说当一任县长，就是想在扬州打万年桩都行。只是找汪伯龄撑腰禁大烟，简直是想入非非。何以？汪伯龄是扬州城里上千号烟鬼子的总头儿，是在中央党部挂过号的、委员长御笔批准抽烟的老烟鬼。麻震江此时如在梦中，竟然求鬼捉鬼，汪伯龄可能会有好药搽他的头？

麻震江出了县署向东行，穿过府学门前的大照壁，拐进中小街，经过四望亭，然后向西走不几步，到了县学门前，斜对过就是蛤蟆山汪公馆。他向门房递了名片，在门堂内坐候片刻，再由门房带进内宅。他边走边看，只见一道砖砌圈门内，有道防雨回廊；回廊之中，是一片半亩地大小的花圃，内中海棠垂红，篱菊绽蕾，秋桂溢香，石榴挂果。花圃正中，是一个圆形水磨金鱼池，池中碧水见底，五色斑斓的金鱼在水中悠哉游哉，摇头摆尾，徜徉嬉戏。花圃北端，一座浅灰色水泥糊面的洋楼，座北朝南，巍然矗立。此时不是赏景的时候，他轻举脚步，跟随门房，绕回廊行至楼厅前，踏阶而上。进入楼下门厅后，他被安坐在西首的海梅圈椅上。有个粗侍老妈子向他敬了茶，然后将他一人留在厅内。

麻震江知道当大官儿的脾气，汪伯龄此时再没事，也要在楼上做个趣，摆摆架子。心想：何不就此机会，看看客厅的摆设。他东张张，西望望，见四面墙壁上挂满字画。正当中上方

是一块红漆金字匾，上书大字：“为民前锋”，是蒋介石的手笔。上下有两行题款，抬头是：“茂才老弟嘱书”，落款是：“愚兄介石敬题。”落款下面是金漆勾画的两方私印。

麻震江看到这个题款，知道汪伯龄与委员长的私交甚厚。委员长写的匾额、题辞多啦，但题款皆用“中正”二字。只有私交极厚的人，才用字号。匾额下是一幅用天桃组绘的寿字中堂轴卷，两旁相衬朱红洒金对联，是前任省长韩国钧手书。麻震江叹口气：唉！官大气派大，就凭这些匾额对联，看了也令人生敬生畏。再转过身向西看，见西面墙壁上有一幅郑板桥的《竹石图》，图上一杆嫩竹，从嶙峋怪石下斜插出来，穿腾而上，大有翘首凌空、昂然挺拔、冲破重压之势。麻震江暗暗叫好：我这次来扬州，第一桩公事就是禁大烟，我应学这杆竹儿，破土而出，顶过重压，升腾上去，若无此精神，是办不成这件事的。他正想着，忽听楼上一声咳嗽，楼板叮咚，赶快起身面对楼梯，毕恭毕敬，低头侍立。

可是汪伯龄下来了？是他。刚才门房进来禀报，说麻震江求见，汪伯龄感到诧异：他来上任那天，在县府欢迎会上已见过一面，给足面子了，此刻又来我门上做什么？本不想见他，但他是陈果夫派来的，背后还有哪个，倒要试探试探。倘是个犯嫌的东西，早点打发他滚蛋。因为他要在楼上把套话的章程想好才能下楼，所以耽搁了一阵。

汪伯龄由贴身当差的庚寿子搀扶，沿着楼梯，拾级而下，到了地面，一个呀哈哈：

“罪过罪过，累父母官久候了，请坐。”

“不敢。卑职打扰中委休息，务祈海涵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坐，坐。”

掸眼看看麻震江，心里有话：上次未细看他，这个年轻人北人南相，阔面大耳，眼神深邃，眉宇间虽露盛气，但脸上显出诚意，想必有件事来求我的，先听他讲。

“中委这向可好，卑职特来问安！”

麻震江也借机抬头一看，不觉为汪中委担忧。何以？中委贵体有恙，气色难看，狭长脸上二两肉不足，嘴巴子简直是两块灰皮贴在颧骨上的，厚嘴唇儿乌黑，一嘴黄板牙，穿的又是一套深灰中山服，分不清皮色与布色。麻震江不知这是标准的民国式烟鬼子形，还以为中委病重：“卑职刚来地方，又是初理政务，未能常来侍奉榻右，请中委原谅！”

汪伯龄把他望望：什么玩头？尽玩世务，决非他的真意，他是定有求我之事，才这么早来的。你既不说，我先弄点梨膏糖给你尝尝，把你镇住，随后再探你的来路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老朽啰！想当初在东京，与介石兄共习军事，义结金兰，追随总理孙先生奋举义旗，立志推翻帝制，创建共和。尔后饮马珠江，转战湘鄂，以至于今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竟成了落伍之辈，连陈果夫都当上省主席了。这就叫人世浮云了无痕啊！”举起茶杯，呷了一口。“不过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而今的时势，就如同我们扬州说书先生说的：‘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’ 哟！象你老弟，就是一位后起之秀。我辈老矣，加上身染重疾，算是快退伍的人了。”

“中委是党国元老、创业的勋臣，务望多多保重！”

“是呀，我多次跟介石兄说：‘老阿哥呀，请你替我把本兼

各职免掉，让我多活两年，也免得人家背后说你庇护我。’你晓得我这位阿哥怎么说？‘娘西皮，啥人讲闲话，叫戴笠去敲伊咯吃饭咯家生。’哈哈哈哈哈，我就再难开口了。”

汪伯龄说这些做什么？他是老谋深算，阴险奸诈。他的意思是：告诉你麻震江，我的资格，我的身分，我与蒋介石的私交，虽陈果夫也无法奈何我。今后我办什么事，你要识相点，否则要后悔莫及。

麻震江听了这些话，嘴里不说心里想：就凭中委这个身分，只要他答应撑我一把劲，我在扬州办事，定能得心应手。我今日在他面前要把话说得更响些，要把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吐得更坚定些。

“卑职早就仰慕中委高名，只恨不能经常侍奉榻右，还祈中委切勿操劳过度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不管怎么说，总不能尸位素餐啦。当然啰，地方上的事比较难办，你初来敝地，我应当给你参谋参谋，今后有为难的事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不会推辞。”

“感谢中委栽培。卑职正为一件事拜府的。”

“噢，什么事？”

“卑职近阅省府公文卷宗，内有五月间训令一件，嘱即推行‘新生活运动’，岂料此文压至今日，并未实行。卑职意欲以开展运动为起端，逐一改革弊政，整饬地方，今天冒昧晋谒，是求赐良策、聆听教诲的。”

汪伯龄眉尖微微一翘，心里有话：他这么早来，决非专门向我问安的，原来是为这事。不过，介石兄搞这玩艺儿，是对付共产党闹事的，内中真情，现在还不能对他讲。听他的口气，

还有那么一点抱负，倒要听听他对介石兄的苦心是如何理解的哩。

“唔，你是很好的。你的前任腐朽昏庸，抓不住症结，以致治政无方。你能以开展‘新生活运动’为开端施政，足见不凡。不过，‘新生活运动’内容繁叠，头绪纷杂，倘抓不住主旨，是很难展开的啰！不知老弟对此有什么看法？”

麻震江听了一愣：不好，考我了。不要紧，这点小事，要是被难住，我还能算什么法学士、高等文官考试的优等生。

“中委，卑职以为，委员长倡导‘新生活运动’，旨在恢复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治国安邦，革除恶习。”

“唔，很好。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才要求国人一扫前清惯例，走路一律靠左，保持秩序；见面不准打恭叩头，剔除迂腐的陈规；对学生实行军训，从小施以爱国强身教育，养成守纪律、听指挥的习惯，以防止行为越轨。”

“好，你是很聪敏的，唔。”

“卑职窃思，以上各条皆不难办。独有一举，实为体现此次运动主旨的内核，也较难实行。”

“噢！”

汪伯龄把他望望，淡淡一笑，心想：少年麻木！所好他还有一条难办，才来向我求教，倒要听听他所感到为难的是哪一条哩。

“哟，哪件事呢？”

“禁烟。”

麻震江刚将禁烟二字吐出口，汪伯龄脸上顿时变色。他

气呀；要死的东西，你想死哪！老太爷吃大烟，蒋介石也知道，中央党部、国府各院各部的头子哪个不晓得？省府及本城官场中的人，应派丢个信给你。你今天居然到我门上，把我骗下楼，让你当面羞辱，还借口向我求计。好哩好哩，你这个义儿，我先让你说，等刻儿再给你颜色看。

“唔，怎么难办啦？”

“中委，卑职原先也想过，禁烟是委员长倡导的，哪个敢抗？想震江从幼年起，就痛恨这祸国殃民的东西，仰慕林公则徐的气节。只是清廷早已腐朽糜烂，历世君主俱都昏庸无能，外惧列强，内庇亲信，国中虽有仁人志士，也难使鸦片绝种。反之，吸毒者愈来愈多，蔓延至今，当官的，为民的，穷的富的，长辈晚辈，军界警界，都有人染此恶习。有的抛却廉耻，吸毒贩毒，伤风败俗。而今为官者鱼肉乡民，朋比为奸；为长者寡廉鲜耻，道德沦亡；为民者邪念顿生，弃仁舍义。更有甚者，为一己私利，勾结洋人，荼毒国民，走私烟土，聚敛财富，损我国民之体质，耗我中华之资财，辱我民族之尊严，丧我民族之气节，凡此种种，莫不由鸦片而起。幸有委员长及时发表高论，切中时弊。卑职虽不才，但报国之心未敢稍懈，故愿克尽全力，实现委员长的宏愿。今天是特地为此而来敬请中委赐教的。”

麻震江这番慷慨陈词，说得满头大汗。他要说得动听些，使中委赏识他的才干、决心啦！他额头上冒汗，汪伯龄胳肢窝里淌汗。一个是热汗，一个是冷汗。要依汪伯龄的脾气，立即跑上楼，拿把勃朗宁手枪下来，赏麻震江三颗“花生米”才煞心火。他心里想：你这个混帐东西，今日是来骂我的啊！你有几个七斤半来跟我汪伯龄斗？我不怕陈果夫做你的后台。这刻

儿不跟你算帐，等你将屁放完，看你放肆到什么程度，我抓总起来与你一齐算。

“嘿嘿，好，你是很好的，很有抱负的。唔，你觉得难在哪里呢？”

“中委，委员长所以决意禁烟，实为救国救民。这种祸害若不根除，我中华将再次沦为列强口中的一块弱肉。每念及此，卑职肝胆欲裂，心如刀绞。”

“唔，你是很好的。”

“无奈染此恶习者为数众多，且有一班公职人员，地方士绅，政府官员及其眷属，都沾此嗜好，难也就难在这个地方。”

汪伯龄双目一闭，气得直抖：小伙，你直接放大胆子玩，我今天让你骂个痛快，等你骂够了，我再收拾你。他心里气着，肚里骂着，嘴里哼着：“唔、唔。”

麻震江不晓得他气。汪伯龄脸上不是变色的吗？是变色的呀！他变色比原来好看，他是由灰变白，麻震江还以为中委高兴哩。

“中委，这大烟卑职是禁准了，禁定了。”

“唔，唔。”

“不禁烟卑职就对不起国家民族，有负上峰提携之恩德，也对不起全县百万民众之期望。”

“唔，唔。”

“但要在城里禁烟，却又恐一时失措，开罪了本城官绅。卑职今天造府晋谒，是求万全之策的，祈中委不吝赐教，震江无不从命。”

汪伯龄听到此处，慢慢撑起眼皮，望着麻震江，心想：这小

伙一脸的诚恳样儿，不象是来撞牢门的嘛！他来扬州虽只几天，已晓得本城做大事的人多。他想树点政绩，又怕惹出麻烦，影响仕途，所以才来找我。求教是句文雅的说法，直接就是听我的啰！听其言谈，看其神情，他大概还不知道我吃大烟。我说的嘛，小小一个县长，决无此狗胆上门来羞辱我。小伙，算你今日造化，老太爷刚过足瘾，才有这个耐性，让你把话说到底。否则，哼哼！莫忙，我究竟指点他不指点他？叙理，他刚才这番话，虽不是指着和尚骂秃子，总归我听了难入耳，不过，他既无心，我也可以不必计较。就不知道他刚才所言，是真心还是吹大牛？果真他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又肯听我的话，这个人倒还可以利用利用。好吵，顺水推舟，给他点面子。

“唔，不错，不错，你考虑得是很周到的。扬州的事情不好办啊！去年易君左没事找事做，写了本《闲话扬州》，引起了一场扬州闲话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错，无非是说扬州城里早上是粪桶世界，大街小巷臭哄哄。扬州人早上要进茶馆吃茶，晚上要去浴室洗澡，他说是‘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’。地方上的人气呀！好说扬州人就没长处啦？你这样轻视我们？自从吴王建邗城起，二千多年来，扬州人贡献少了吗？远的不说，自唐而下，南宋抗辽金，南明抗满清，没有我扬州军民同仇敌忾，清兵为什么要屠城十日？民国以来，扬州人未少出力呀，你易君左瞎了狗眼，一点看不到吗？不行，打官司。一直打到国府，最后裁定，将这本书毁版，才算了结。这件事听说过吗？”

“卑职略有所闻。”

“是呀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你的前任是周佛海的老丈

人，来头不小了。一任县长未做完，告他的状词成担挑，要不是我从中周旋，他老兄恐怕难脱身了。我们扬州的刀笔不弱于绍兴师爷啊！”

“卑职正因为有此顾忌，才来向中委求教的。”

“不必客气。你来问我，实在是问道于盲。我对政界的事，平素懒得问。你父母官今天既来寒舍问政，又不能推诿。我只有四个字奉献给你老弟：谨慎从事。”

“中委能否详尽赐教，卑职好遵之行事。”

汪伯龄想：要我把手教呀？不行，你的底还未摸清哩。

“好，你老弟既要我细说，我想先问你一句话。”

“请中委赐问。”

“你对鸦片是准备大禁呢，还是中禁、小禁？”

“卑职要根除烟毒。”

“好，你是很好的，很有志气。不过，要想根禁烟毒，谅来老弟总是有所防备的啰！”

麻震江被他问糊涂了，心想：蒋委员长有训示，省府有明令，今天来求你撑腰，还要防备什么？“中委，卑职一心为公，毫无依赖，只求中委撑持，以防失措。”

“好，好，你是很好的。你要禁烟，我岂能打你的拦头板。不过，我喜欢有话说在前头。我虽在党部里有个位置，未必能帮你多大忙。我们扬州在外面做事的人，各有所靠，并非一系。再说，就连介石兄在党内，也不见得事事遂心，西山会议派的那班人，至今心犹未甘哩！”

他这是告诉麻震江：我的官儿比你大多了，都还防个后手；连蒋介石办事都要瞻前顾后，看你如何作答。

麻震江是初出茅庐，哪里懂得汪伯龄这番话的用意。“中委，委员长是本党的实际领袖，禁烟一事，乃委员长的召唤，卑职是一定要全力实行的。倘再有中委扶持，纵有险阻，也定能见效。务求中委成全，赐以良策。”

汪伯龄想想好笑：阿木林^①，书呆子！倡导者的本意尚未摸透，竟要假戏真唱，还来请我这个烟鬼子做后台，帮他禁烟，料想此类事亘古未有，今后也未必会再现。再一想：怪呀，他既是陈果夫线上的人，应该有傲气，为何死命来求我支持呢？这个底还要摸。

“好，你是很好的！本党有你这样年轻有为的干员，我们这些老朽也放心了，令尊大人有你这样的好后代，福气啊！”

怎么又冒出个老头子来的呢？这叫探门术，想摸麻震江的后台老板。

“家父早已过世了。”

“啊呀，罪过罪过。敢问令尊大人在世时在哪一界服务？”

“先父在世时在河北高等检察厅任书记官长。”

汪伯龄暗中笑笑：小来兮，委任职，起码货。不过，表面上要装装样子：“好，官宦世家，老弟是胜过先人。本地由你来治理，也是全县民众的幸事。但不知哪位的慧眼识英雄，把老弟荐来敝地的？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麻震江脸上胀得通红。为什么？又急又气，你中委太小看人，把我看成依附裙带的纨绔儿了。他是血气方刚，最怕人瞧不起他。“中委，先父在世，地位卑微，并无

^① 阿木林，傻子兼外行的意思。